

论

集

沉默所在

岳雯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4年卷

岳雯

作家出版社

评
论
集

沉默所在

岳 雯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所在 / 岳雯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4年卷)

ISBN 978-7-5063-7518-4

I. ①沉… II. ①岳… III. ①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6497号

沉默所在

作 者: 岳 雯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86千

印 张: 7.7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18-4

定 价: 2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岳雯，女，1982年9月生于湖北枝江。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起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发表了些许评论文章。2013年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青年评论家奖。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望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梁鸿鹰

在推荐岳雯入选中国作协的“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光彩——当然是指已经大大都超出了大家预期。

岳雯在我尚未成为她同事的时候，就已让我刮目相看了——她的文字灵动、坚实、饱满，2012 之“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在我眼里是才气未可限量的巨大表征。

她目前的主要领域是小说评论，其实她本来就有治文论、美学之类的积累，理论功底从批评文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觉得，长篇小说只是她由于“盘点”而顺延的职责

之一，任何文学形式，都可以在她手里或笔下有声有色。

这缘于岳雯对文学格外之强的理解能力，文学在她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整合”与“拆分”是大多数评论者要做的，岳雯也不例外，但在她手里，这些事情与文本所指是无缝的，聚还是散、留还是弃，仿佛都在她的指掌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这就要说到悟性，热爱是极好的老师，但没有悟性，热爱会导致蛮干、平面化或者还有扭曲，岳雯的悟性当然是天生的，但她对书、对文字的喜爱，对“好东西”的天然亲和，能够保证她早早地站在一个结实的地方。

评论者立得住要在思维方式上过硬，岳雯这方面有天生的灵气。

还有，评论者的人缘儿相当程度上说要靠文字，如果文字上获得不了自信，就永远是心虚的。岳雯的文字固然有女性“妖娆”的一面，但准、精、丰富是带更根本意义的。

在我们创研部这个集体里，岳雯的工作业绩同样说明了她的干练、多能——那种独立地、恰当地、高效地完成任何指令的能力。

岳雯是个正在发出光亮的“星”，当然属于21世纪及以后。

到目前为止，岳雯尚未出版过个人文学专集。

我向大家隆重而严重地推荐她的入选。

推荐语写到这个份儿上，按说不该再说什么了，再说就絮叨了。况且，在后来的评审会上，她的得票情况，也说明了大家都没看走眼。但我回过头来再读读她的那些文字，总觉得还

应说点什么，作为序，也有些话是需要补充的。

其中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思维的连续与延展性。我们在读不少评论时会发现，作者的写作实际上是在那里挤牙膏呢，一会儿一截，一会儿一截，粗细一样了，长短透露出来的节奏却难免是不同的——关键是中间隔着一大截子，凸显出话语的阻涩、艰涩或勉强，这难道不是思维延展性不强的表现吗？我想是的，说明下笔时并未想得很明白，而岳雯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毛病。她思维的连贯性、通畅性令人惊讶，她的“思维点”总是能够被生发到当止之处，即如种子一旦萌发，她能够保证其破土后的坚实，以及随后生长的顽强、茁壮。如回顾2013年长篇小说的那篇文字，似乎由《带灯》去结构文章的，其实也不一定如此，反正开头是《带灯》，结尾还是《带灯》，她的流畅，她的把控能力，说明评论在她那里还不是技痒的冲动，而是在发现与洞见之后，善于对自己找到的意识、观念、态度进行反复地加固与肯定。

还有一点，就是岳雯的文字所隐含的个性与共性。评论是文字造就的，衡量文字的优劣，其中一个尺度，是要看能否充分表现个人性格、眼光、学识等等，或者让人窥见其气质的特色。那些经不起推敲、咀嚼，那些不够成熟的文字，往往建立在过于共通、过于大路货的语言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词汇的贫乏及句式的单调，而好的文字则是个性化的、鲜活的，而且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个性的建立断然离不开传统的承继、谱系的延续习得，否则我们认不出文字的来路、思想的累积，即使“野狐禅”也是有所本的，但出色评论家的语言必须出于传统，却能超越共性，也就是要有“个人的声音”，如宇文所安所说：“一个有着个人的声音的作者可能渴望以集体的声音言说，我们觉察并欣赏他内心的这种冲动，但它仍不过是个人的复杂的、不安分的版本。”（《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建立个性

与突破共性的局限性，特别是克服“共通性”，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结果则会是新天地的打开。

再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在言说资源之左右逢源方面的出色表现。其实做个评论者挺冤的，成天要面对和思量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相识或不相识的作家、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种种文学现象，本来是要当个茶足饭饱之后的欣赏者的，却没想到不这么简单。不知不觉中，常常发现自己做着有点像桥梁、人梯、推手一样的事情，类似赏而不欣、知赏而退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赏而不欣”，是否还要说些什么？答案是“一定”。如果“知赏而退”，能够保持沉默吗？回答是，往往“并不可以”。评论家有时并没有沉默的特权，个人喜好也受到了局限，这是由职业伦理或专业规定性所决定的。同时，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作品，我们沉醉于阅读带来的狂喜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表达得出来吗？真的有言说的足够、独特依凭吗？这时，作为一个职业致力于“挑选、界定和敞开”的人，考验才真正开始。我无意于断言岳雯在掌握言说资源方面达到什么境界了，但她走过的路给大家一种证实——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论，还是西方的新锐观点，抑或别的什么类似“批评观”的依托，反正岳雯似乎开始进入游刃有余的境地了。她有滔滔不绝的语流也好，她表述时的独特性也罢，都是很好的表证。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岳雯恰在这时开始提醒自己不要说得过多，她说：“关于文学，那些深处的那个我，仍然是沉默的。”

也许，我们都该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谨序。

2014年6月23日，北京东土城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梁鸿鹰 1

气象开阔，境界始深

——2007 年的长篇小说 1

在路上：回归与重塑

——2008 年长篇小说扫描 13

“时代”的胜利与“人”的退场

——2009 年长篇小说一瞥 28

长篇小说和它面对的世界

——以 2010 年长篇小说的主题形态为例 44

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作为证词的 2011 年长篇小说 55

图画、感觉与词语

——观察 2012 年长篇小说的一个角度 66

穿什么样的衣裳，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2013 年长篇小说一瞥 78

恍惚、童心及其他

——谈红柯写作的三个维度 91

无法简化的葛水平 104

安妮宝贝：无法抵达的追索 124

上海传奇的另一种写法

——论虹影小说中的都市空间想象 128

发现笛安 142

对峙与复归

——关于葛亮中短篇小说的一些断想 152

小说家东紫与好人戚慧贞 161

“伤口”的故事

——苏兰朵论 170

“兔八七”长大了

——霍艳论 188

怀乡者说 200

漂浮在叙述之流上的“个人”

——“70 年代人”观察 215

沉默所在 230

气象开阔，境界始深

——2007 年的长篇小说

在《浮士德》里，浮士德面对浩瀚如大海沸腾如熔岩深邃如星空的生活，怀着幸福的预感，对这一瞬间失声叫道：“你真美啊，请你停留！”这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回响着每个人隐秘的内心冲动：让飞逝的时光停驻，让流淌的记忆定格。然而，属于2007年的波澜壮阔终将翩然而去，能够把握得住的不过是回望的心。由此，文学承担起补偿的功能：它让我们穿越重重表象与幻觉，追问时代的精神本质；它让我们拂去现实里的经络交错，分辨鲜活致密的人格质地；它让我们在茫茫不可知的惘然里，探求深藏于人心的秘密；它亦让我们在喧嚣的话语迷雾中，得以触摸历史的温热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以其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体。这么说，不仅仅因为年均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要格局，也不仅仅因为长篇小说不言自明地成为衡量作家创作成就的参考指标，更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密布着时代的呼吸，向我们展示着几代人在精神探索上的诸种可能性。

2007年，是长篇小说再次占据文学生活主流的一年。写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沉着观照和秉笔直书成为这个年份令人最为感奋的文学景观。这一年，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有《启蒙时代》（王安忆）、《人间》（李锐、蒋韵）、《山河入梦》（格非）、《刺

《渭歌》（张炜）、《风声》（麦加）、《桃花》（张者）、《高兴》（贾平凹）、《白麦》（董立勃）、《吉宽的马车》（孙惠芬）、《我叫刘跃进》（刘震云）、《初夜》（唐颖）、《青木川》（叶光岑）、《等等灵魂》（李佩甫）、《道德颂》（盛可以）、《黑白》（储福金）、《白纸门》（关仁山）、《轻雷》（阿来）、《所以》（池莉）、《致一九七五》（林白）、《戎装女人》（刘静）、《机器》（肖克凡）、《赤脚医生万泉和》（范小青）、《我是你儿子》（孙睿）、《野草根》（徐坤）、《女心理师》（毕淑敏）、《特务连》（徐贵祥）、《天长地久》（张海迪）、《磨尖掐尖》（罗伟章）等。这些小说的面世，标志着作家们在用密集的语词编织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对小说艺术所保有的执著的热情。在集中描述长篇小说的年度状况时，我愿意用“气象开阔，境界始深”来概括其整体的文学气韵；我要向写作者们表示敬意，正是他们艰苦的创造，使这个匆忙发展、迅速变革的时代为精神的传承而驻足沉思。

记录时代的荣光与艰辛

在汪洋恣肆、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里，先在地潜伏着一个坚硬的内核，它几乎决定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所存在的理由和野心。这“内核”，即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与认知。致力于表现“历史表象中的历史灵魂”的长篇小说天然地成为时代的投影，它不仅从时代这艘大船的激流勇进中吸取力量，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效地参与了新的社会历史构型的完成和文化史、心灵史的建构。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关注社会转型期间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今作家们的一种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

2007年，继《秦腔》以后，贾平凹携《高兴》归去来，一